

LOVE
THE CITY

全城 裸恋

【上】



卓越泡沫 
ZHUOYUEPAOMO
WORKS

LOVE
THE CITY

全城
裸恋

【上】

卓越泡沫^著
ZHUOYUEPAOMO
WORKS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卓越泡沫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城裸恋：全二册/卓越泡沫著. —沈阳：万卷
出版公司，2011. 11
ISBN 978 - 7 - 5470 - 1601 - 5

I. ①全… II. ①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6070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5mm × 235mm

字数：520 千字

印张：28

出版时间：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丹

策划编辑：吕晶晶 轻言

装帧设计：姚姚设计工作室

ISBN 978 - 7 - 5470 - 1601 - 5

定 价：39.80 元 (全二册)

联系电话：024 - 23284090

传 真：024 - 23284521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 - 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316 - 3656029

CONTENTS

目录

上册

Chapter 01

非婚勿扰 / 1

Chapter 02

头文字 B 的婚车 / 9

Chapter 03

替补新娘 / 21

Chapter 04

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路上 / 36

Chapter 05

Until The Last Moment / 52

Chapter 06

非常人贩是个“奔驰女” / 62

Chapter 07

男才女貌，十全九美 / 71

Chapter 08

婚姻让我如此憧憬 / 78

Chapter 09

爱情如血，嫉妒如血红细胞 / 86

Chapter 10

美貌是一种万能的豁免权 / 95

Chapter 11

不推下火坑，你怎么会涅槃呢 / 101

Chapter 12

这么近那么远 / 113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13

“我想让你记住我。” / 124

Chapter 14

七月初七，你不在我身边 / 134

Chapter 15

琼B5941G / 142

Chapter 16

《天下足球》也是可以拿来泡MM的 / 150

Chapter 17

我已婷婷，不忧也不惧 / 157

Chapter 18

我非“司空”，不能“见惯” / 172

Chapter 19

无处安放的七情六欲 / 181

Chapter 20

谁是谁的白雪公主，谁是谁的灰姑娘 / 193

Chapter 21

就像守着尘缘里的一棵树 / 200

Chapter 22

西门庆也曾做过心理斗争 / 209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23

想念，蜿蜒而来 / 219

Chapter 24

以卫道士的名义 / 229

Chapter 25

侮辱既成事实，审判业已开始 / 238

Chapter 26

天底下的裸恋还有指望 / 249

Chapter 27

我们都选了“05”和“21” / 257

Chapter 28

名分是牺牲品最大的褒奖 / 267

Chapter 29

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不一样 / 276

Chapter 30

婚姻是足斤足两称出来的 / 286

Chapter 31

今夜，你是我的足球宝贝 / 294

Chapter 32

我愿活在你记忆的最大极限里 / 301

Chapter 33

剝珠于蚌，疼我忍着 / 308

Chapter 34

Some Say Love / 318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35

敝帚自珍的人学不会暴殄天物 / 329

Chapter 36

卑贱的土壤里开不出并蒂之花 / 337

Chapter 37

请你务必骗得我心甘情愿 / 345

Chapter 38

如果你见过我的男朋友，
请把这幅“梅西”交给他 / 354

Chapter 39

交友不慎 / 362

Chapter 40

如果眼泪可以焚出一片灰烬 / 370

Chapter 41

消失的冠军和殆尽的梦 / 378

Chapter 42

尚芳剑的故事 / 388

Chapter 43

敷在我的心上，衍住我的心慌 / 399

Chapter 44

全世界都在恋爱 / 409

Chapter 45

我又踏上了相亲之旅 / 414

Chapter 46

上一秒我的眼泪，这一秒我的悲伤 / 427

Chapter 47

全城裸恋 / 438

Chapter 01

非婚勿扰

♂ LOVE ♀
THE CITY +

桃宝结婚的时候我刚从南方卫视《非婚勿扰》录节目回来。

十三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把我弄得灰头土脸。那是一档相亲类节目，明明说好了让我作为第五个男嘉宾出场，化妆师给我造了型，套了件英伦范儿的小西服，把我捯饬得玉树临风的。结果天有不测风云，偏偏有俩女嘉宾言语不和互掐了起来，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就在她们的来言去语中流失殆尽。第四个男嘉宾刚牵手成功，节目时间就到了。

我成了多余的边角料，连垫场的机会都没捞着。

导播师傅告诉我说：“乐儿啊，千万别灰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你看你，风流倜傥掷果潘安的，台上有哪个女嘉宾配得上你？我们不让你上有我们的打算。怎么说呢，你的VCR（视频片段）没人家那四位男嘉宾的过硬。人家是企业家，你是一卖菜的；人家穿西装，你系一围裙；人家有车，你也有车——板儿车；人家是老板，你是老板儿。尤其那第三段VCR，我们收录了你朋友们对你的评价，那一段……啧啧，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把你拿下。不过这样一来，大把的机会给了电视机前的众多美女，大丈夫何患无妻呢！我们也是一片好心，我们一片冰心在玉壶……”

我不住地点头犹如小鸡啄米：“我知道我知道……”

编导师傅又说：“虽然你没出场，没有为节目收视率献出自己那份力，但我

们也得一视同仁，回去后把你的返程火车票寄过来，我给你申请报销。”

我一脸真诚地笑着推托：“不用申请了师傅，真的不用。说破天就一张火车票的事儿，我自己承担就行。其实我来上节目就想长点社会阅历拓宽知识面什么的，就比如您刚才说的那个成语‘掷果潘安’，我就不明白什么意思。”

编导笑了：“这个‘掷果潘安’呐，就是形容你长得很帅，帅到什么程度呢——古代有个帅哥叫潘安的，只要他一出门，街道两边的妇女就竞相把手里的水果朝他车上抛，以示爱慕哇。”

我感动了。

在物资匮乏、封建制度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古代，水果那是多金贵的东西啊？女人们得多大方啊？那个叫潘安的得多帅啊？

编导说：“对了，方才11号女嘉宾让我把这两个水果捎给你，说是要你上场时选她当心动女生。虽然任务你没完成，但是信物请你收下。”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是两个西红柿。

莫非“掷果潘安”这句成语中的“果”，指的是西红柿？

一种哥特式的忧伤瞬间击中了我。

我依稀记得那个11号女嘉宾大眼睛白皮肤，除了头发是直的，俨然一个东方版的芭比娃娃。我对芭比娃娃还是很有好感的，只不过她没等到我上场，就跟其中一个男嘉宾牵手了。那个男嘉宾是企业高管，英语很好，介绍自己的收入时，提及最多的一个词就是“bonus”。

我不知道这个bonus怎么念，总之他一口一个“包那厮”，十分流利。

我也不知道这个bonus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一定和钱有关，不然怎么会叫“包那厮”？不然11号怎么会笑意连连当场拍板做了他的女朋友？

我低头凝视这两个用手绢包裹的西红柿，眼圈偷偷地发红。我就这样穿街过市来到车站，在38度的高温下挤上了返程的火车。透过车窗，我看见自己的刘海一绺一绺垂下来，挡住一张还算英俊的脸，疲惫里勾兑着一点点悲伤。

她把青春托付给了“包那厮”，只把两个西红柿留给我。

所谓的“掷果潘安”，不过如此。

编导师傅把我的视频片段灌成了DVD碟，一上火车我就把碟片塞进光驱里细细观看。那第三段VCR是摄影师在我不知情的前提下录制的，采访的都是我

狐朋狗友，我闭上眼睛都知道里面有那谁那谁和那谁。那一张张鲜活而可恨的嘴脸此刻纷纷跃然在屏幕上。

桃宝说：“乐天这个人，特能砍价，上回吃饭他非让服务员抹零头，人家说那就不给开发票，他死活不干。结果人家既抹了零头又开了发票——顺便说一句，那张发票中了200元，是饭钱的两倍……女孩子一定要找这样的男人，仔细，不败家。”

雷磊说：“乐天这个人，优点是仗义，为了兄弟能两肋插刀；缺点是重色轻友，为了女人能插兄弟两刀。”

夏丹什么都没说，她在手机上敲了几个字：乐天，我们永远爱你！敲完了“Mua”地亲了口手机屏幕，含情脉脉地把它举在镜头前。

这段VCR要是播出去，往好了想，广大观众会认为我跟这女人不明不白。天可怜见，看了这些东西，哪个不知死活的女嘉宾敢给我留灯？

我明白了。我单身，你们看着有瘾，是不是？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恋爱不成功，交友也不慎。认识他们都不如认识两块叉烧。

那段VCR里最后采访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我一下子就呆住了。那人正是我女朋友伊冉。她笑盈盈地对着镜头说：“老公加油，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不敢再看了，不知不觉就把电池抠了下来，额头上全是冷汗。

上节目之前我做足了保密工作，可伊冉是怎么知道的？并且还充当了我的亲友团？

伊冉是我在半年前相亲认识的，私企的小职员，相貌中等，要是算上身材的话就是中等偏上，戴了美瞳上了妆，如果再能把腿站得直一点儿就丝毫不输《非婚勿扰》里那些女嘉宾了。我对她十分满意，可她对我似乎不怎么感冒。我们认识的当天就牵了手，第二天就接了吻，可是半年过去了，仍旧是一档换二档，二档踩刹车。我不是一个唯性至上的男人，可我不相信一个束手束脚的女生会有嫁给我的渴望。

男人和车是一样一样的。我跟我的兄弟们说：“我是一辆只有两个挡位的车。”

他们很忧伤地摇了摇头否认了我的说法。他们说：“你就是一台长相酷似车的手扶拖拉机。”

前几天，我目睹了我的哥们儿李桃宝跟他的女友薛晶晶进入了同居状态。

虽然桃宝很低调地告诉我，他们俩只是单纯地住在一起而已。可我却觉得那句“单纯”运用得很高调。这年月，谁不知道，同居基本等同于夫妻？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有区别么？”我问桃宝？

“没有区别么？”他反诘道。

这就像有人冬天穿黑丝，意义不在御寒，而在于玩出火了有衣可脱；同理，有人选择未婚同居，意义也不在于试婚，而是在于玩出事了有婚可结。

所以我上个月我对伊冉说：“我想跟你同居。”

她略带吃惊地看着我：“别向我提婚前同居的要求，可以么？”

我说：“行，那我们婚了吧。”

她想了想，说：“方才的要求，你再提一遍好了。”

我一气之下就报名了《非婚勿扰》。我就是一鸡肋，就是一拖拉机，日语叫脱拉库，英语叫 truck。我有足够的自知之明。

我真的没想到，她居然知道了，还在视频里露了面。她喊“老公”的时候，眼神里竟然有一小朵挑衅的烈焰在嚣张地燃着：

小样的，你还去征婚了？把你出息的……

我心虚地坐了半小时火车就忍不住地给伊冉发了短信。我说：我正在回程的路上。

她很快就回复了：哈——怎么没在节目上看见你啊？我跟同事打赌，我看你好你第一轮被 24 位女嘉宾全票通过，获得帕玛拉特果粒橙赞助的马尔代夫甜蜜之旅呢！

伊冉说的这个是节目的规则——只要男嘉宾亮相时获得女嘉宾全票肯定，就能获得去马尔代夫旅游的机会，不过前提是和一位女嘉宾牵手成功才行。

我知道，伊冉的羞辱即将开始。

她说：亲爱的，下次上这种相亲类节目是不是跟我打个招呼呢？不然我会误以为你想出轨。

我说：你抬举我了，我去录节目的想法单纯，连出名都没指望，更别提出轨了。

我说：我的初衷就是想带你旅个游。即便我跟一女嘉宾牵手了，我也会撑

掇她把马尔代夫的机票低价卖给我，回头咱俩去玩。

伊冉发了个仰天大笑的表情，她说：那人家女孩要是看上你了，拒不出售呢？

我说：那我就把我的机票低价处理，换两张国内航线的，还是咱俩去玩。

伊冉说：别跟我贫，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报名上这档节目？

我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将手机在掌心地翻来覆去地把玩着，最终凭着一股诚实重重地敲上了一句话：因为男大当婚，因为我快26了，想结婚了，如果你还想奚落的话，奚落个够吧。

伊冉就再没了动静。

火车有节奏地颠簸着，车轮重重地磕在坚硬的铁轨上，震得一颗心都在隐隐发麻。

我多盼着她能回复个只言片语给我，即便是她的讥讽和嘲笑，我都会勉励自己理解成她的不甘和纠缠。可伊冉就是这样，一提到结婚，她就彻底无语了。

我是一个上佳的恋爱人选。爱干净，没有头屑，没有异味的脚；不怎么说话，爱笑，会做一手很好吃的饭菜；女友开心呢，我会陪着她开心；她不开心呢，我就会哄她开心。早在河东狮吼上映之前我就达到了古天乐的标准。

可我不是一个上佳的结婚人选。原因么，如果你视察了我九个平方米的小卧室、我的单亲妈妈、我微薄的工资账单，就知道了。

我眼里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开开心心地打家劫舍，而不是躲在暗处唯唯诺诺地分赃。很显然，这个观念太过理想化。后来我降低了标准。我愿意一个人去打家劫舍，而她只要心甘情愿给我把风就好。如今我发现，即便这样也很难。她们会一边心不在焉地张望，一边催你快点，甚至会在心里暗骂：

你要是个贼二代该多好？

我在高温的车厢里睡了。

醒来的时候，日已西坠。对面的大姐正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整理自己。

她说：“做梦了吧？一路上你都在自顾自地说梦话，弄得半个车厢的人都盯着你看。”

我笑着点头：“嗯，还是个挺不错的梦。”

“说来听听？”自来熟的大姐笑眯眯地问。

我大大方方地说：“我梦见自己恋爱了，结婚了，跟一大美女，而且还是——裸恋。”

在大姐银铃般的笑声里，我再度伏在茶几上。梦里的温度像絮一样缠绕着，眼前飘动着女孩白皙的后颈，在乌黑的发丝缝隙中若隐若现，弧度优美，就连空气中的奥热也被驱赶殆尽。可我明明已经没了睡意。

我生出一种久违的感动。上一次是看《搜神记》，少年谢端遇到了自己的田螺姑娘。这一次，是让我梦见她，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甚至没看清容貌的女人。

我慵懒地侧卧在茶几上，一边把玩着矿泉水的盖子一边睁着空洞的眼睛，回味着那个驱之不散的、裸恋的梦。

午夜的时候我下了火车，先是接到桃宝的电话，通知我六点钟陪他去接亲，顺便布置给我伴郎的任务。

“你知不知道我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有心推托。

“那你知不知道你兄弟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桃宝说。

“那可指不定。”

“童言无忌！”桃宝说，“大喜的日子，别说下道的话。”

我看了下表，十二点多了。桃宝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没有困意。

桃宝说：“我大概得了婚前恐惧症，这是我单身的最后一夜，一不小心睡过去了，明儿我可就再不是单身了。婚礼啊，忒让人紧张了。”

我笑了：“婚礼是什么？婚礼不过就是一男一女即将合法地苟且在一铺大炕上从而用一顿饭来堵住大伙儿的嘴而已。”

我心说，你算哪道菜？你有什么立场去紧张？

我一边说一边出了站台。远远地，我看见伊冉扶着出站口的栏杆。

她穿了一身月白色的连衣裙，闷热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而我，我就像个百无聊赖的游人，在桥头窥见了一道称心如意的风景。水波清浅，心潮涟漪。

我冲伊冉挥了下手，然后告诉桃宝：“我得收线了，伊冉来接站了呢。你赶紧睡吧，睡不着就起来看看片儿，明天你可就不是单身了，有民主，没自由，人生苦短，你及时行乐吧。”

桃宝煞有其事地笑：“战国《礼记》有云，礼自外作，乐由中出，古人诚不我欺啊。友情提示，火车站旁边的如家新店开业房价八折，春宵苦短，你们

及时行房吧。”

说完就把电话撂了。

我的手机漏音挺严重，保守估计伊冉听见了最后几个字，不然她怎么会局促地垂下粉颈，眼神无焦？

我告诉伊冉：“方才的话可不是我说的，是桃宝说的，你也知道，网络文化把这孩子教唆得不像样。”

伊冉没说话，未身就走。

我活了二十五年，头一回看见这样接站的。不嘘寒问暖，不帮着拿行李，不施舍笑容，连个正脸都不给。我就这样一手提了个大旅行包，蹒跚地跟在伊冉身后进了出租车。二十分钟后，车子开到伊冉家楼下。

仲夏的午夜，街道清静，月光如水。即便不说话也足够暧昧。

伊冉终于从副驾驶位回过头，眼波流转，淡淡地问了一句：“要上去么？”

我心想，难不成真的让桃宝猜对了？这该不是一种邀约吧？我挠了挠头说：“还是……不上去了吧？有点晚……”

伊冉的口气生硬不带一点温度，她把方才的话又问了一遍：“要上去么？”

我就赶紧点了点头，说：“要！”

伊冉的出租房里住着她和她七岁的妹妹伊恋，据说父母都在外地做着小本生意，无暇顾及她们姐妹。可以说，伊冉过着一种狼狈不堪的生活。

伊恋已经睡下了，伊冉问：“没什么吃的，我给你下碗泡面。”

我们两个轻手轻脚地站在几个平方米的厨房中央，我在她身后，看着她打火、煮水，下面……背影纤细，线条优美。我说：“你忘了放调料包。”

伊冉背对着我，没说话。

我伸手越过她的后背，把调料包拿在手里。

她一下子转过身夺了回去，与此同时，凉滑的嘴唇覆了上来。我伸出舌头，捕捉那熟悉又陌生的质地，温暖中还略带着芬芳。

我一度预感有大事情发生，今晚的伊冉太过主动。

她的指尖游过我的胸膛，停在了小腹上。我一把攥住了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说：“伊冉，跟我结婚吧，咱们裸婚，我的条件有限，可我的奋斗无限。我会让你幸福。”

在这种情形下说这种话，可信度是个大问题。可我分明感觉呼吸急促，口气里带着毋庸置疑的虔诚。

伊冉终于露出了微笑，窥视着我的脸戏谑地说：“你中了什么魔？那事儿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怎么还是对结婚念念不忘？”

下一秒，我放开了她，将煤气关掉。翻滚的面条迅速冷却。

我觉得伊冉翻了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她把暧昧当做婚姻的挡箭牌。今晚的一切——拥抱，热吻，甚至含混不清的低吟——都是她用来抵挡的墙。

也许我 out 了，我觉得脱离了婚姻的暧昧简直什么都不是。

我应该生在七十年代。

我笑呵呵地跟伊冉告辞，我说：“太困了，还是别折腾了。明早我来接你，咱们一起去桃宝的婚礼。”

伊冉说：“咱们能晚点去么？我想睡个美容觉。”

我说：“首先你已经够美了，其次这次婚礼对我很重要，当你拥有不起某种东西的时候，目睹朋友得到，也会有种弹冠相庆的快感。”

伊冉讪讪地挥挥手：“好，给你面子。”

从伊冉家里出来已经是凌晨两点，我神色颓废，有气无力。比黑夜迷茫，比做了那事儿迷茫，比什么都迷茫！

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逡巡而出。

Chapter 02

头文字 B 的婚车



8月7号，东北钢铁古都A市最热的一天。结婚的车队顶着骄阳一字排开行进在人民路上。密不透风的车子就像一只通了电的煎锅，而新郎桃宝就像是煎锅正中心的一片五花肥牛，冒着油，滋滋地响，慢慢地熬。

我跟桃宝说，你好歹也弄一辆加长的婚车好不好！这不光是个面子问题，还是个情调问题。你，跟新娘，俩人相对而坐，一人一杯XO，咻的一碰，惬意死！多美啊。再说了，加长婚车是当今主流，我们家楼下卖白菜的王师傅娶儿媳妇都用的加长林肯。桃宝说，那就对了，王师傅喜欢用职业眼光看问题，他批发白菜也专挑帮子长的。

结次婚，不容易。从订酒席的那天开始就得一关一关地挨。

桃宝过的第一关，“婚宴黄牛”。

婚宴黄牛，说白了就是倒卖婚宴。这批“黄牛”分外勤恳，早在半年前就把三伏天的婚宴全包了。酒席的官方价是八百八，被他们炒到一千二。桃宝说妈妈的，这些人忒狠了点儿！只需一个订餐电话，一桌酒席净赚三百二，我怎么就没这个先决意识呢？

我说：“你是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卖出去了倒是赚钱，要是卖不出去呢？前几个月婚礼淡季，我正在大街上走着，不容分说被一票黄牛拉到酒店里。后来才知道，那批婚宴让他们给砸手里了。论狠劲，黄牛可比不了外国资本家，

人家宁可把牛奶倒河里都不给穷人喝一口，哪像他们，满大街去拉过路的，交20块就随便吃，跟自助餐似的，还可以打包。忒没原则了。”

桃宝说：“几月份的事儿？早知道我那天结婚多好啊？”

我说：“那时候你跟薛晶晶刚好了几没几天，不能为了顿自助餐就闪婚。”

桃宝过的第二关，婚车。

婚庆公司的业务员恰好是我一个朋友，所以婆娘两家会晤的那天我全程陪同，顺便也瞻仰了一下桃宝那位极品丈母娘。那天我准备了三套婚车方案，第一套，八台中华骏捷，每台的出场费一百八。我刚抖出这第一套方案，丈母娘翻着小白眼儿说话了。

“哎哟，我们是乡下人，对这些车啊，仪仗队啊什么的要求不高。可是呢，我说姑爷呀，结婚可是一辈子就一次的大事儿，你们婆家不能草率了啊……”

她的那句“哎哟”让桃宝吃惊非小——他很奇怪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怎么能把老腔老调那么恰到好处地调整到一个微妙的分贝上？何止细声慢语啊，简直是莺声燕语！

桃宝咽了口农夫果园，说，其实中华车不差，好多人家结婚都用呢。

丈母娘这下逮到了理：“啧啧，好多人家都用——我们薛家跟你说的‘好多人家’能一样吗？‘好多人家’的女儿都嫁不出去呢，给我们晶晶说亲的人可是多得踏破门槛子的……”

这一边，桃宝的妈妈杜欣桃赶紧赔笑脸：“亲家母说的在理，这套方案我也没看好，说说下面的方案。”

亲家母一摆手：“不必那么麻烦了，我们乡下人从不挑三拣四，我就听人家说那B字母开头的车不错，咱们就来一套B字母开头的婚车吧。”

B字母开头的车，顾名思义——宾利，宝马，奔驰……甚至是布加迪！

我和桃宝当时就吐血了——农夫果园，喷出来跟吐血一个效果。

我的二三套方案分别是八台红色科鲁兹和八台奥迪A6L，这下子胎死腹中，全被丈母娘一句“B字母开头的车”给顶了回去。

至于桃宝的第三四五六关，不说也罢，俨然一部血泪史。直到昨天下午，桃宝搞定了最为难缠的婚礼主持人，警告他绝对不可以穿七分裤绝对不可以扮成小沈阳，那种伪苏格兰风格的婚礼我们已经参加过不下五次，审美严重疲劳。

主持人妥协，桃宝终于舒了一口气发短信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媳妇儿